

## 二十四节气里的人生智慧

## 读《跟着太阳走一年》

□李钊

二十四节气,与太阳运行轨迹密切相关,就像是大自然的语音,以独特的韵律编织着华夏大地的农耕史诗,更是中国人古老智慧的结晶,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智慧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三耳秀才深耕二十四节气文化研究领域多年,先后出版了《中国年轮》《跟着节气小步走》等著作,《跟着太阳走一年》是他二十四节气研究的代表作,作者以二十四节气连接自身在寒来暑往的衣食住行、古往今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,以及中华民族对生命节律深刻洞察,用现代视角解读节气这一融入生活点滴、饱含诗意浪漫的文化符号,引入去探索镌刻在时光里的智慧密码。

人生如四季,无论是春天的苏醒和夏天的激情,还是秋天的成熟和寒冬的反思,各有不同的变幻和起伏,折射出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和可以改变的命运。立春是一个大节气,不仅标志着寒冬向暖春的变化,也仿佛预示着一一种人生的转变。在作者的人生旅程中,曾有从中部小县城电影公司走出,奔赴武汉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,再到沿海大城市工作的转变,这一切都源于不甘于命运安排的内心,趁着大地回春,沿着自己设定的“小目标”,一路奔向诗和远方,赢得人生的大欢喜。在生命的旅程中,我常常

忘了时间的残酷,忘了人生的短暂,以及那些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,作者回望清明回乡扫墓的过往时,谈到回乡为亲人扫墓,他念及84岁高龄的母亲叮嘱自己每到清明,“隔一年隔两年不能隔三年回来”的话语,内心涌起阵阵酸楚。如作者所说,我们每年都需要一个清明节,我们可以追思先人、延续从历史中漫步走出来的传统,也能好好思考自己的生命轨迹,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无限的价值。立冬作为冬季的初现,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,是“败”的开始,而是“立”下了天地之美的另一个基调。当作者回到故乡与友人携手攀爬西大山时,他一路见到了歌声张扬中的青春气息,感受到了初入冬季的静谧之美,也领会到了肃杀寒风里的勃勃生机,进而明了寒暖激荡的季节里,万物从繁杂到简约变化过程中的天地之美。

二十四节气就像一部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教科书,从“立春”的万物复苏到“大寒”的冰封天地,每一个镌刻在时光里的节气,都蕴藏着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。二十四节气不是简单的时令标识,而是连接自然、历史、文化和个体生命的纽带,融入宏大而细腻的华夏文明画卷。我曾读过专家们对“立夏”的多种解读,却未曾想到作者会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

“夏”字入手,延伸至“夏”字进入中华文明基因图谱的历程,再回到节日“立夏”在历史长河里的演化变迁,勾勒出华夏民族敬遵时令、渴望威武强大的宏大历史图景,赋予立夏这个节气以全新的生命力。在《秋分》一章中,作者普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“冷知识”:秋分和中秋,从字面上来说,看似都有将秋季分割为两半的意味,但两者却是在“两股道上跑的车”,并不相同。秋分所分的是阴阳,所依的根据是太阳的位置,而中秋则是从阴历而来,以月亮为心,不能反映季节。在作者看来,中秋之所以以“秋”为名,不仅“有点历史的误会,还有模糊哲学之道、历史传说之妙”,这番解读颇有独到之处。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,象征着一年的结束,也预示着新的开始。作者似乎无法像解读小寒那般,细细追寻中国人在跟着太阳起居,在“法自然”之中寻觅中华之“道”的深层意味,也不再用对称和不对称的哲学思维,来剖析节气之源和生活万象。而是收拾心情,藏起笔锋,准备回老家过年,因为每当时光走到这一时节,“想回去的心思总是按时令‘发作’”,这是埋在中国人血脉里的节气密码。

如今,我们尽管不如古人那般依赖节气来安排生活,然而,二十四节气里蕴藏的人生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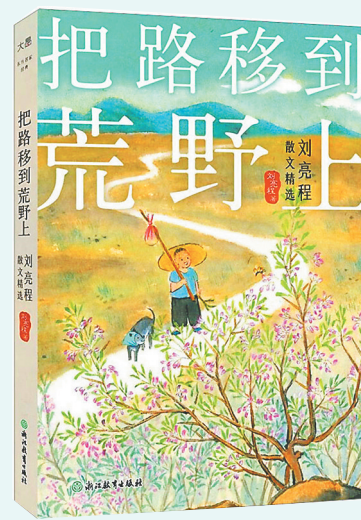


慧依旧具有深远的影响,时刻在提醒我们敬畏自然、把握时机、珍惜拥有、未雨绸缪,在复杂多变的生活中找到幸福与安宁,在新时代里续写华夏文明的华章,向着未来,一路繁花。

## 一次理想归乡之旅

## 读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

□胡胜盼



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/刘亮程/  
浙江教育出版社/2025年3月

调和交融的结晶,凝结着作者自身的家园意识和万物共生的生态整体观。

荒野之美是一种原生之美,荒野在地理上远离人类生存之所。荒野就像是一扇巨大的“门”,永远不会完全向人类敞开。刘亮程怀揣着敬畏之心走进荒野去体验自然,试图敲开紧闭的荒野之门,试图去发现自然的神性,展现自然的强大力量,以求得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“村庄四周是无垠的荒野,尽头是另外的村庄和荒野。人的去处大都在人一生里,人咋走也还没走出这一辈子。”在作者的文字中,荒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,更是一种精神象征,代表着对生命坚韧不拔的态度和对自然深切的爱。

刘亮程的文学世界里所有的生命形式都与大自然保持一种既定关系,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。他认为:“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,并不是草木的道理。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,其实我弄懂了我自己。我不懂它们。”因此,他笔下的狗和驴、树上的鸟、忙碌的蚂蚁、荒野里的虫子和忽然盛开的花,都有了开口说话的权利。《逃跑的马》里,他说:“马老得走不动时,或许才会明白世上许多事情,才会知道世上许多路该如何去走。马无法把一生的经验传授给另一匹马。那些年轻的、活蹦乱跳的儿马,从来不懂得恭恭敬敬向一匹老马请教。它们有的是精力和时间去走错路,老马不也是这样走到老的吗?”自觉地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,寓言和象征手法的运用,渗透着作者对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索。

在刘亮程的心里,始终有一个落叶归根的情结,认为故乡是人们心灵的最后归宿。最是故乡情,外面的风景再美,都不及故乡的一把尘土。即便时过境迁,万物变幻,他仍然不忘这片故土、这

座村庄;即便那里变得荒凉不堪,他的心里仍有一颗种子,正在复苏,正在萌芽。他为此心生无限欢喜,“在时间经过这个小村庄时,我帮了时间的忙,让该变的一切都有了变迁。我老的时候,我会说,我是在时光中活老的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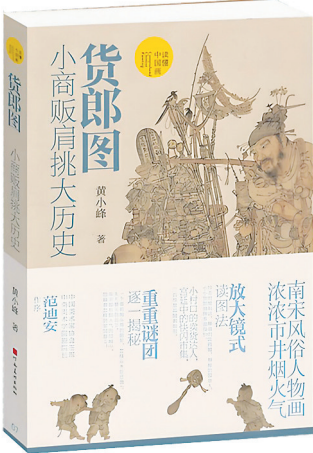
诚然,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里,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荒野的广袤与神秘。然而,作者的笔下,荒野并非仅仅是一片荒凉的土地,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。正因为如此,你既会在《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》里听到:“我知道迟早我会走进那片彻底的黑暗里。它是我一个人的漫漫长夜,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降临。我不会在那样的黑暗中,再迎来光明。太阳永远地照耀到别处。”也会在《荒野从没埋葬掉一个人》中参悟到:“荒野从没埋葬掉一个人,人全走掉了。一些人在远去的路上,一些人在回来的路上。”的确,“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,很少有人一辈子种好它”。不过,“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早晨,时候到了人会自己醒来”。所以,即便是荒地,只要心存对抗虚无缥缈的勇气,远离喧嚣,回归自然,静下心来触摸孤独,聆听万物,安顿心灵,用心灵去谛听美的回响,我们终将会与孤独和解。

刘亮程处处在解释生活,揭示生活,将他对生活的理解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哲学表达。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里藏着一把解读孤独的钥匙,而这把钥匙便是刘亮程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有关乡村的哲学命题:“美学之为美学,最主要的就在于它思考与探索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。”品读作者的文字,我们收获到的是一种宁静的和谐。它是人与土地的和谐,人与生物和谐,人与人的和谐,是充满着一种来自大自然的智慧,一种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学会保持谦和的智慧。

## 观货郎图卷：小商贩肩挑大历史

## 读《货郎图：小商贩肩挑大历史》

□聂顺荣



《货郎图：小商贩肩挑大历史》/黄小峰/河南美术出版社/2024年12月

在艺术史长河中,宋代绘画以其独特的审美与细腻的笔触,描绘着当时社会的万千景象。南宋画家李嵩的《货郎图》,便是其中一幅生动反映市井生活的经典之作。而黄小峰教授的《货郎图:小商贩肩挑大历史》,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深入解读这幅画作及其背后文化内涵的大门。

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作者以“放大镜”般的精细视角,对《货郎图》进行全方位剖析。黄小峰教授耗时多年,对故宫博物院等馆藏的四本李嵩《货郎图》中那“三百件”货品逐一辨识、考证。从锅碗瓢盆、儿童玩具到医药用品,每一件物品都在他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。比如,通过对货郎担上医药器具的研究,结合艺术史与医学史知识,揭示出南宋时期的医疗观念和健康理念;从货郎售卖的适合孩童手持的钱罐、兵器等物品,挖掘出其在教育、祭祀等方面承担的功能,进而提出南宋《货郎图》创作聚焦少儿群体的观点,让我们看到画作在艺术审美之外,对社会生活细致入微地呈现。

在解读画作时,作者没有局限于图像本身,而是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。他从医药、祭祀、商业、时令节庆等多个维度,深入探讨《货郎图》所折射的社会现象。在“行医”章节,分析画中与医药相关物品,展现南宋民间医疗状况;“祭祀”部分,通过货郎担上的祭祀用品,探究当时的礼仪风俗;“商业”内容里,以货郎的经营活动为切入点,剖析宋代商业经济的运行模式。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,将图像学、名物学、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研究有机融合,使读者不仅能欣赏画作之美,更能洞察其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黄小峰教授还对《货郎图》的创作意图与艺术手法进行了深刻反思。他指出,《货郎图》并非对市井生活的简单复制,而是画家的“再造”。通过对货郎行头、担架便携性等细节的分析,以及对元宵节表演与货郎角色关系的挖掘,揭示出画作在呈现现实的同时,也融入了画家的理想与创作意图。此外,对绘有货郎形象的团扇等物质性因素的考察,探讨其对作品题材、图像内容和画面布局的影响,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创作与审美观念的理解。

从书籍结构来看,本书逻辑清晰、层次分明。开篇引言介绍作者研究“货郎图”的学术历程,为后续内容奠定基础。第一章聚焦“三百件”货品,引发读者兴趣。中间章节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画作,结尾借《货郎图》题跋“莫笑货郎痴已甚,世人谁不似其痴”,升华主题,引发读者对画作与社会、历史关系的思考。

合上《货郎图:小商贩肩挑大历史》,李嵩笔下货郎担的烟火气仍在眼前萦绕。黄小峰教授以学术为舟楫,载着我们穿越七百余年光阴,在一幅古画的方寸之间打捞起宋代市井的温热肌理。那些被考证的货郎货品,不再是静止的图像符号,而是串联起商业、民俗、艺术的文化密码;画中孩童追逐货郎的鲜活场景,亦成为观察宋代社会生活的微缩窗口。

这部著作不仅让《货郎图》从美术史的高墙走入大众视野,更以物见史、以图证史,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在细微处的坚韧生长。当我们凝视这幅画中货郎挑起的扁担,看到的不仅是琳琅满目的货品,更是一个时代藏在市井褶皱里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韧性——这或许正是古典艺术与现代读者最动人的精神勾连。

## 时空跌宕中的敦煌精神

## 读《敦煌》

□王咏梅

敦煌,仿若横亘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文化符号,在陈继明的长篇小说《敦煌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维度。这部作品以初唐为历史背景,通过三条叙事线索与双重时空的交织,将敦煌从凝固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流动的精神史诗。诗性语言与哲思交织。陈继明的语言风格兼具古典诗意与现代思辨,其经典语句常以意象化的隐喻叩击读者的心灵:“敦煌的光彩如太阳一般绚烂夺目。它摄人心魄,一眼千年。”(冯骥才评语),其象征着敦煌文化的穿透力,寓意小说中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主题:“绿洲精神是一种求生意志,既有本能的野蛮,也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。”其凝练了对文化生存本质的洞察,在物质与精神的探求中,文明得以延续。这些语句不仅承载了小说的美学追求,更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敦煌文化复杂性的“密钥”。

在写作特点上,作者采用多维叙事与时空交响,历史与现实的互文,小说以三条主线展开:初唐画师雪祁的艺术探索、吐谷浑部落的生存挣扎、令狐世家的日常造窟的累年劳作。三条线索共同构成敦煌文化的立体图景。与此同时,作者引入20世纪80年代的“慕思明”视角,

通过文化寻根者的身份,将历史叙事与当代精神危机并置,形成叙事上的张力,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线性框架,使敦煌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容器。

陈继明的文字兼具古典韵律与现代质感。他描写敦煌壁画时,笔触如行云流水,灵动中透出历史的厚重,而在刻画吐谷浑部落的生存斗争时,语言又转向粗粝、大气,如戈壁风沙般裹挟着原始生命力。这种风格的碰撞,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敦煌作为文化交汇点的不可磨灭性。作者借鉴了元代小说的笔法,在小说中插入创作日记与虚构史料,如雪祁画作中暗藏的隐喻,这种手法暗示着“所有故事必须重新被讲述”,尝试动态的文化重构。

《敦煌》以小说形式重构了敦煌精神的核心,即在文明碰撞中坚守,在艺术中启迪,蕴含着多元文明的交互与包容,艺术震撼人心与启迪的力量,守护与传承的执著以求。敦煌精神正是其得以延续不息的深层次动因。

其优点在于叙事创新与哲思较为深刻,文化深度的多维开掘,小说不仅复现了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,揭示中华文明“美美与共”的包容

性;人物塑造的象征寓意,主角雪祁既是艺术家的个体缩影,也是文化传承的隐喻载体。他三次入敦煌的经历——学画、造窟、定居,对应“技艺锤炼”“文化创造”“精神探索”三重境界,其心路历程折射出艺术与信仰的终极追问。

不足之处则是部分情节的虚实失衡,叙事密度的失衡。部分情节如令狐世家日常生活的描写稍显琐碎,与主线故事相较偏离。此外,现代时空的叙事节奏稍显仓促,削弱了主题主线交相呼应的共振效果;人物心理刻画不够细腻,吐谷浑战士的塑造多依赖群体性描绘,缺乏个体深度。如慕容豆的转变过程,被简化为“生存本能驱动”,未能充分展现其精神世界的多样性。

瑕不掩瑜,《敦煌》的独特性在于它既非纯粹的历史小说,亦非简单的文化叙事,而是通过文学想象将敦煌转化为“对敦煌精神的不断探求”。陈继明以虚构笔法“活化”了敦煌,使其从静态的文化符号,变成一个鲜活、灵动的生命体。正如书中所言:“敦煌的样貌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迁,但文脉的延续性始终未断”。这种创作既是对历史的重述,也是对文脉传承生生不



《敦煌》/陈继明/人民出版社/  
2024年7月出版

息的叩问。

《敦煌》作者对文明本质的思考,以及对叙事形式的探索,注定使其成为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文学作品。其带给读者的思索,仍在低吟、回响;真正的文化遗产,不仅仅在敦煌壁画中,更是在人类锲而不舍的精神求索里。



请关注  
文旅频道  
视频号  
抖音  
快手